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士士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一

歐陽修永叔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襄子成增評

是歐公之爭臣論

也而無一處類韓者不如此何以為

歐公

誠以一語一篇淵

源

筆力道緊似勝爭

臣論

上范司諫書

明道二年以范仲淹為給事中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

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辨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

一篇精采却在此  
可否是計之便不  
便是非是政之當  
不當  
言行道亦行也一  
句妙無此句主客  
不辨

言所以不可不賀之意而所以不可不責在其中又以夫七品官一節結上起下啣之妙不可思議夫七品之官著此句以取昭應文法甚緊相與語曰二次著二曰字便精神沈評甚得肯綮

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此處又轉進一層注重諫官九卿而下此處又轉進一層注重諫官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名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於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故作搖曳之態前緊者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

老泉所謂急言竭論而紆餘委備不窮者正指是等處

而必以紆餘行之之不能料於後也有待之二字開下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半篇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不便宜時事豈無一事可言之關失即借往事以形之故今天子以下只輕輕而須七年耶拍合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雄辯

一段專論陽城而已無此幾句不歸到范司諫也

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待之之謬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總收全文一陳昌言以

非我職我位卑應前不係職司諫官卑二處我有待應後半篇無一毫滲漉

結法學劉向

此歐文之雄麗峭健者不得紆餘委備目之

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非范公竟不能諫。遇賢者自責之備也。文之往復曲折步步相生。節節相引。老泉所謂紆餘委備無急言竭論者耶。

與高司諫書名若訥

當面搶白唾罵之文古今來第一快絕書牘也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則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辯是非。

篇首至然後決知  
足下非君子也一  
段數十頓折不可  
謂平衍

沈曰以上不甚緊  
要文境亦平行

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  
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  
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  
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  
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  
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  
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  
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  
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  
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好學通古今其立朝

不留後段餘地開  
口便發露本意使  
讀者疑後將何言  
然及讀後面乃更  
滾滾是歐公獨擅  
正老蘇所謂意盡  
語極急言竭論而  
容與閑易者也

是可怪也此君子  
之賊也二段責高  
正面議論

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  
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  
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  
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  
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  
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  
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  
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為  
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  
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

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

以上以范之賢不賢。兩意雙敲。而歸到默默。

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况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耳。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

引古事影前文論。前事歷歷可聽。况今之人一句絕妙。

以上極其痛罵以下稍一弛之已而又大張一語出自己身當之振起全勢

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名予往論希文之

尹洙亦貶官

文有當含蓄者有當發露者必以含蓄為貴不知文者論耳

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

此石守道四賢一不肖之詩所由作也。稜角峭厲。略無委曲。憤激於中。有不能遏抑者耶。而歐公亦貶斥矣。○公是年只三十歲。氣盛。故言言憤激。不暇含蓄。



答吳克秀才書

克字仲卿神宗時為相

修頓首白唐時稱舉於鄉者曰先輩此仍其稱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霽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倭俚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入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特假譽為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

今日亦有是等人  
 文士自居猶可鄙  
 况詩人自任以詩  
 為絕大事業者乎

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耳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痛為文人下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力

至言確論

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足下之文，浩乎霏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子荀子荀亦不易至也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幸甚。

道不足則溺於文。引孔孟以証見足於道者不求文而文自至也。夫道不足而強言，且不可况裂文與道而二之乎。讀難工可喜，易悅自足二語為之。

爽然。○韓子云：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柳子云：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夫六經之旨，道也。先誠其中者，道也。合之此書，學者不當從事於語言之末矣。

答祖擇之書

修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冊諭之  
 曰一覽以為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  
 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為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  
 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  
 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  
 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  
 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  
 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  
 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

漢土之學雖世異  
 人殊大抵皆施於  
 實用况拔其萃如  
 歐公者乎宜其言  
 之有味也

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已上言師道與言師道其當時之事言師道後  
學者有守有用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  
 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  
 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  
 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狗時以希義愈明祿利為急至  
 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  
 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有  
 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師  
 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為文用  
 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

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則鄉曲之中。能為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源。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為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

名言不廢

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為合。故敢道此。未知於足下之意。合否。

經在。即聖人在。故當師經。然第墨守而不求其義。蘊終於拘執迂闊。而不知所用。與無經略相同也。公一一指點。不翅傾倉倒困而出之。倘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耶。

增訂家言讀本 卷十一  
與張秀才第二書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覆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剔齊整凡今之分彘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

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邱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舜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

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史公云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况更欲追求古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

揚言事寔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夫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

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耶。幸足下少思焉。

文境少平。然論道切近。足以鍼砭驚高遠而入虛無者。乃近今學者。舍人倫日用而談太極太虛三尺童子皆然。此亦渺茫之漸也。安得如歐公者起而鍼砭之耶。

二篇亦破陋儒傳

襲之說足見卓識  
不獨其文朴老可  
貴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脩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畧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

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托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舍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畧。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

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



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刪書斷自唐虞。此孔子之慎。司馬遷雜采戰國秦漢間說。與孔子刪定之六經合而成書。文雖可觀。而抵牾特甚。蘇允明所以有錦繡繪穀錯而紉之之譏也。文本杜佑通典而詳切著之。此種文絕有關係。

後序

帝王世次圖之後序也

予既畧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此篇專論堯舜禹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

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則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元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年。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元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孟○子○云○盡○信○則○不○如○無○書○考○古○者○須○得○此○意○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

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補前序所未言。讀至後幅，令人啞然失笑。

蘇氏文集序

集序於八家中故當推老歐為第一其感慨俯仰徘徊往復出於神采無筆墨痕迹尤妙在不著議論大蘇作諸集序皆必議論視歐作何啻天人之別

此文勝于瞻歐公文集序數等

他人之文一段一意歐公於一段中層出數意是其獨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自常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

擅也蘇家雖縱橫却無此

論世之治亂文之盛衰而歸於子美之遇合情文相生神矣技乎

沈曰時子美兼進奏院院中審神例賣故紙錢為飲燕

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

費子美承例請諸名流李定欲與會而子美却之王拱辰李定輩彈奏時館閣之士罷逐一空子美除名為民杜祈公亦罷相

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温

後幅二段始每段各一意前段稱其文章後段叙其遇合此等之文深學司馬子長而得之神髓者至予嘗考前世云云一段可謂酷肖矣此其可以歎息流涕一長句子長諸傳序論喜用這樣句

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公哭蘇梅二公詩比於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鳴鳳不再鳴傾倒至矣序中極言有文無命徘徊惋惜令後人讀之猶覺悲風四起

梅聖俞詩集序

物聚於所好一語與窮者而後工類皆不朽之言後人皆拾此殘膏賸馥耳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竒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入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

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

此句不唯昭應冒頭意其窮之久而將老一句筆底有淚

沈曰玩今年五十年聖俞卒於京師云云知他時補書於序後也細玩自明

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本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窮而後工與作為雅頌以歌咏功德云云後人襲之已成熟徑矣及讀歐公文彌見其新以往復容與一片神行襲者徒得其貌也

江蓋不及梅蘇者  
故泛言一時交遊  
以及梅蘇然後點  
出江而江倚此以  
重矣

感慨淋漓千古有  
生氣不著一句議  
論而千萬言議論  
所不及焉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為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  
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  
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  
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  
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為  
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  
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  
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  
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

一路層層說下一  
層切於一層終至  
本題人如剝筍皮

離行文淺深法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鄰幾亦坐子美事落職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  
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為  
可惜况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  
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  
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  
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  
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  
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  
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議論  
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

三篇末語如結不  
了蓋末尾署名號  
月日姓名讀之自  
然有節奏鏗然如  
錄者刪去可惜

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為亡友志墓。為亡友序遺文。本人生極傷感事。故言言悲切。○前半只大概說。暗藏鄰幾在內。此一法。

古今第一等集序  
韓蘇諸公集中皆  
無之

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



沈曰兩行中寫盡  
盛衰俯仰頓挫并  
插入自己字句中  
有激楚聲

余亦將老矣一句  
文情欲絕

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  
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  
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唵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  
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  
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  
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  
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  
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絕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  
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祛其橐尚  
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

文字帶雲烟氣者  
古今有數如此等  
是也

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崒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  
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  
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從已引出曼卿從曼卿引出秘演為浮屠人作序  
自應留己身分也盛衰死生之感不勝嗚咽

與祕演同一人品  
又皆以曼卿為伴  
是文之易極者看  
他變局面處

秘演序千轉萬折  
而後入題此則單  
刀直入

撇開曼卿獨叙惟  
儼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  
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  
久無所擇必皆盡其所權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  
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  
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  
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  
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  
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屠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  
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

得歐公傳神筆寫  
之惟儼不死矣

醉則兩句牽上搭

然一字一篇轉捩  
亦一篇命脈

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  
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苦其走  
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  
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秦於  
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  
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  
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  
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途乃以古事之已然而  
責今人之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  
之務當世之利病與之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

到末忽出曼卿為  
炳應

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同是借曼卿作引。而序秘演文。以死生聚散著筆。序惟儼文。以其有用世之志著筆。機局變化。略不相似。○序中略帶傳體。又是一格。

內制集序

集載詔諭批荅  
口宣齋表青詞

沈園皆得其肯綮  
讀者當著眼留心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章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屠之說。祈禳秘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誥取便於宣讀。嘗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與予在翰林六年。中間拜進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

嗚呼一句振起全神  
顧瞻如在天上似  
繼官讀至資 蒙  
誇於田夫野老則  
知泥上視官也文

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  
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  
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  
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况其上自朝廷  
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歷  
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紀。未必不有取於斯焉。  
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  
風。曝茹檐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  
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稿。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  
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

當如此曲折低徊  
乃可誦

資笑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云爾。

翰林無文章。宋代已然。牽於應用。常格不得不然  
也。抑揚顧盼。絕世文情。末段鹿門以俗韻貶之。殊  
為未允。○予為翰林學士一年。任起居注四年。時

際

聖明喜無青詞齋表之作。今院吏所掌。以日次之者。  
無遺略也。惟是懸車以後。不無玉堂天上之感。讀  
歐公作為之憮然。

刪正黃庭經序

無託言破愚感仙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關。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

是亦段數意相啣

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病。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病。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

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仙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玩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廼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歎曰：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冀世以害生是亦不

一結尤妙

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黃庭正旨，乃談內養而稍近於理，不惑於神怪者。處處以道之自然說入，而以妄意貪生者反觀見。雖非道之本旨，而立說不乖於正。則彼術中猶有可取也。末一語仍歸入道之自然，並將養生撇去，則學仙之妄不待言矣。

集古錄目序

於無用處著精采  
是文章家手段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  
 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  
 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  
 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  
 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久往往不出則下  
 飽蛟魚金礦音衰金在石中也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  
 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  
 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  
 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

至此知前面無用  
語皆有用

力雖未足一語不  
費力絕妙

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  
 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  
 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  
 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  
 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  
 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  
 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顯而嗜古  
 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  
 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  
 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

末尾常山蛇勢

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有學問不然。收藏家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前說天下無難聚之物。後說天下無不散之物。好

古之識與達人之見。並行不悖。○蘭亭殉葬。殊為至情。及讀結意。又爽然自失矣。



送徐無黨南歸序

是文人之霜夜晨鐘也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

以歐公之能文而其輕視文如此此所以為歐公

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

一篇大議論而讀  
之如到底不著議  
論者是蘇家所不  
及

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  
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  
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余學為文章  
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  
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  
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  
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先以三不朽並提後說言事為輕修身獨重後更  
說言為尤輕直向文章家下一針砭文情感喟歎  
歎最足動人

古今稱昌黎送序  
如此等亦昌黎所  
無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沈曰送文初歸蜀  
以其祖有功於蜀  
立論江南又是帶  
說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  
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  
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  
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  
大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  
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  
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  
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  
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

全篇不著議論而  
中間忽感慨時勢  
異全是不關涉中  
之關涉是老歐獨

檀韓蘇諸公不及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結而然也文

也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

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

是前後文過峽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

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

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忽然迴合當王師伐蜀

時兵出兩道今屬陝西漢中府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

西今屬重慶府萬州今屬四川夔州府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

然而賦矣

夷陵者云云酷肖  
史遷明人喜慕傷  
此等處而痕迹宛  
然可厭

沈曰太祖伐蜀王  
全斌由鳳州入曹  
彬由忠州入

從宋祖平蜀說入似閒閒叙事後忽借作收拾於  
寧親意在隱躍間布置高絕

送楊真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幽憂之疾本莊子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

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

狀琴聲處不及昌黎之詩

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

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

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

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

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

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

無已上琴德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

鬱寫其幽思則感入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

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廢調為尉於劍浦

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

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

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

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

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琴之理亡矣今之琴聲古之俗樂也誦此文及伯

牙水仙操令人置身上古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二

歐陽修永叔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吉州學記

宋諸名家作學記者多矣此篇為第一大文字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從天子咨治說入是是時建學緣起非  
 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出而書以對八之○作○寬○勢○  
 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宜及惟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宜○及○惟  
 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  
 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  
 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鳴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鳴

記工費是記文正  
體三蘇多不如此

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

李泰伯袁州學記  
非不簡嚴無此雍  
容處蘇子瞻遠景  
樓記非不道麗無  
此朴茂處

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庭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巖巖翼翼，壯偉闕燿，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

叙已歸田後之樂以加色態濃至而興學之實効不外於此文心極敏極巧而以朴茂出之是不可及

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者。老席於眾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唐天寶兵亂以後。學校久廢。至宋仁宗時。納范文正公之言。天下始得建學。入手自應有此一段文。

字次叙立學。次說王政之成。并已之樂觀其成。渾厚朴茂。弘我漢京。歐文諸記中。極推典則。

馮吊古跡多悽愴  
悲涼之意而此文  
叙本朝創業之跡  
畫出北宋全盛氣  
象如紙上有瑞雲  
祥烟是古今一種  
出色文字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  
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  
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  
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  
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  
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  
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

公之為人宏壯而  
敦厚故其文章類  
之其宏壯可及其  
敦厚不可及是東  
坡所以有遜色

分裂天。下。之。所。自。平。歸。美。本。朝。有。識。有。禮。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  
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消磨  
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  
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  
不至篇。主。意。在。此。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  
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  
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  
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  
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  
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



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記一亭而由唐及宋上下數百年之治亂羣雄真主之廢興一一在目何等識力中間休養生息一段見仁宗之滋培元氣養以雨風子孫不用更張隱然言外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sub>子京</sub>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吉州者遠且勞而又常以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於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

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覆。而又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其謀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文情激蕩望繼起者之能修復也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

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嘗至於怠廢。自古賢智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迹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知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久之時。嘗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畧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繳慮始及工制之成繳惠利及來者之修復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以不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繳作記欲為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

范文正公作岳陽樓記云滕子京謫守郡之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則建隄其一也篇中嘗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云云有惜其小用之而未竟其材意然隨所設施利及民物其人亦足以傳矣叙次簡老波瀾動宕通體無一平直之筆是為高文。

歐公文要看其豐腴處

沈曰首章有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句

夫舉天下之至美云云清人曹份者評之以為句弱是不能知歐文佳處者

有美堂記 在吳山之巔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

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

文有畫意者難多。獲如此文。叙景不數語。而錢塘風景如在目底。真古今有數文。覺范文正岳陽樓記徒費蕪蕪矣。

九州腥羶。雖金陵錢塘不免。汗岷然山水猶有可觀乎。沈曰。予嘗登吳山西眺湖波。澄泓金碧。繡繪東望江流。銀朝如馬。浩淼無極。而下則紅塵四合。萬家煙火。收之襟帶間。如置身圖畫。讀此文。令人追憶昔遊也。

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不侈賜書之榮。不贊梅公之品。獨從都會之繁華。湖山之明麗。着意見他處不能兼者。而此獨兼之。逐層脫卸。累如置丸。筆下亦復煙雲繚繞。

峴山亭記

起處自眺望叙起 大是有色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予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

將自待者一轉是歐公慣用家法八家中獨擅風骨者

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速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

終亦以景色結之與起處相應

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久。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跌宕多姿。○史光祿是主意。然只用澹澹著筆。迴

繞叔子別於俗下人文字。

真州東園記 今揚州儀真縣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漕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漫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蓉菱

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  
從前此廢營着意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桴水光  
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  
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  
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鼉鼉鳥獸之嗥  
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  
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遂魚鳥  
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  
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概焉  
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

而吾三人者有時  
而皆去也此文以  
此一句成文

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  
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  
記之故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  
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  
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  
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  
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  
韓公新修滕王閣記絕不着景一則已未及遊一  
則備見於前人賦記序中也此於圖畫中已嘗寫  
景然只就子春語指點物象故面目各異而神理



自合此謂善學前人。

王彥章畫像記

與昌黎張巡傳叙  
一派而面目皆換  
彼叙議截然兩斷  
此叙議渾融如斷  
如續則又得子長  
骨法

頓然後洗發妙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  
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  
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  
明以參錯照應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  
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  
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  
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  
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  
措語哽咽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

沈曰見家傳所載足以補闕正訛與並行不相妨也此公作史詳慎意得此一段考據見文非徒作讀之覺有精神

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

沈評妙妙先獲我心  
沈曰插入自己用奇取勝在內文家用拓用縱法忽斷忽續筆如游龍

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十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

沈評得肯綮

隱隱可見是一篇  
精采處

畫已百餘年云云  
是雖似泛語大有  
風韻

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  
 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  
 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  
 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  
 寺者又得公畫象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  
 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  
 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  
 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  
 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  
 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一泯者不繫乎畫之存

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  
 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  
 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唐荆川云文凡五段一段是總叙其略二段是言  
 其能全節三段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奇五  
 段是寺中畫像之事通篇以忠節善戰分兩項然  
 不見痕迹  
 此與昌黎書張中丞傳後同是表章軼事而各極  
 神妙○作記之意因德勝之戰與己用奇取勝之  
 見相合借之發揮精采倍加是為神來之候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剗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

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辨折鋒快。真乃比於武事。不如此。不足以破愚民之惑。

文無甚巧處叙其舊物可惜之意有情有色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隨州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克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其敝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揚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

沈曰以歐公之學猶必成進士始學古文則時文之毒人也深矣

可謂盛矣一句結上起下過渡處通篇叙事開闢引入議論已了復以叙事終之老手段也

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于是而止耳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入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此歐公倡道力也公亦自任不復推諉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昔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

語多重復豈老年之文未及刪削者乎

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敵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利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猶有脫繆諸本作尤多非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猶多此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缺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

結語通篇精神所滙是畫籠點睛法也

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孟子後韓子繼其緒韓子後歐陽子繼其緒故韓子盛稱孟子歐陽子盛稱韓子不忘得力所自也今有人得八家之粗即力攻八家之短吾不知其何心矣噫○不急急於目前必有成於異日讀書求道無不皆然歐公特於此篇發出

大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公諸碑皆學韓而雍容不迫無韓之鏡刻瑰奇處乃所以為歐公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且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且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其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且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

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大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且。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曾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

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

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



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得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眾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其

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知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名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

沈曰相臣首重薦賢故先叙

此言人言

沈曰輔儲德服西  
夏杜欺罔抑宦官  
四項一處叙

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  
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  
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  
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  
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  
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  
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久大中祥  
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  
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  
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沈曰免失火罪免  
方士株連朝士罪  
兩項一處叙

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  
邪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  
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  
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  
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  
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滎  
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  
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  
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  
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十一

十一

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常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久。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眾。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

沈曰。此一事保全者。眾故詳叙。

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病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册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

沈曰此補叙家政  
先國後家見公私  
次序

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  
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  
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  
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  
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  
公曰青。天。白。日。太。臣。當。存。此。心。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  
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  
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  
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

沈曰得奉詔作文  
之體

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  
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  
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  
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  
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為銘詩以彰  
先帝之明必。如。此。方。收。得。通。篇。佳。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  
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  
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下匪筮公為著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御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歌詩。以諗廟工。每段中各有綱目。通體中有大綱目。此大將將兵。大匠造宮法也。端莊肅穆。亦得江漢烝民氣象。就其中薦賢一事。所以樹久。所以保子孫黎民者。在此文中首及之。彼身為大臣。而保全祿位。不引一人者。獨無媿於中邪。○文正生平。惟不諫天書。

為白辭之玷。然疾革時。已顯言已失矣。在宋朝自應為大人物。○錄歐文者。祇及友朋志銘碑版大文。俱見遺也。存此及晏元獻范文正等篇。使學者知所措式。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

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篆額舊學之碑四字故通篇以此為根一篇碑文此四字注脚也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於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通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勅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見公為恨。贈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

先寫出應神童試時景色開心妙腕

年三月癸酉。葬公於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敕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於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

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於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於臨川。祖諱部。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

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禮奉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

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遜為  
 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  
 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  
 院，遷翰林學士。克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  
 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有  
 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  
 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  
 得公所進藁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  
 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  
 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

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母得見。議遂定。乾興  
 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  
 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  
 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  
 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  
 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  
 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  
 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  
 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  
 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



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陳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官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

此處揭出且公關係天下大節目故於篇尾重言如此

誠雖處富貴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憫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始。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

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公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實姪。孝順。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元獻不求恩澤而帝於其身後官其子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

諸碑大臣之文每於結處見巧

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於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

嬰稱於邦。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焯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於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為我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其後。

通體從舊學作意。晏元獻無甚顯功。然能使眾賢聚於朝廷。則薦賢為國之功。不可泯也。奉詔撰文。

自應端重醇正。得雅頌之遺。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

作碑銘緣起

姓字家世梗概

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

一生大節本領

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稱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遇上遇。久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

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  
 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  
 受托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  
 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  
 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  
 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  
 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  
 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  
 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  
 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

未為將相以前立  
 朝本末

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久各以其材。而百  
 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  
 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  
 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  
 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  
 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  
 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  
 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  
 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  
 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

沈曰延慶二州城築營屯用類叙

沈曰延州分將練兵又抽出叙

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每段先提後叙此步勒法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羗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滅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此

矣字見惜其功不成之意  
沈曰刺鄉兵用熟羗又用補叙

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二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名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

為將本末

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  
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  
者至今尤多○徒○接○法○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  
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  
○而○悔○於○後○至○戮○力○平○賊○時○呂○公○已○薦○公○於○帝○矣○此○  
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  
○作○者○紀○實○非○祇○幹○旋○也○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  
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三年  
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  
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  
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

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  
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  
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  
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  
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  
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  
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  
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  
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歲  
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

為相本末

○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  
 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  
 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  
 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  
 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恤之甚厚  
 公為又補叙以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  
 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  
 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  
 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  
 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眾及其古人實直凡見於他世次官爵誌於墓

末叙接人交物處  
 趣筆歸到已作碑  
 詳略之意筆力極  
 高

者亦公之志也歟文者不更叙銘曰  
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其繫天下家國之大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倣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  
 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  
 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  
 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  
 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  
 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  
 初非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  
 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增謚



文正是宋朝第一  
 流人物文忠是宋  
 朝第一流文章二  
 者相得成個鉅觀  
 文中詳略得體至  
 先叙大節處可謂  
 簡盡歐公真范公  
 知己也

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公有志於平治天下。而屢起屢仆。以小人妬嫉之  
 者衆。非天子知之深。幾不能保全始終矣。銘詞中  
 益露其旨。無限惋惜。無限徘徊。令讀者於言外得  
 之。○義田饒窮族。亦事之敦本者。而文中未及。以  
 公施於天下者大。濟一族者姑舍旃也。此歐公識  
 重輕。能裁割處。

